

“女汉子”时代 (1)

◆ 于莉 程蒙 张腾 龚灿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昔日花木兰替父从军,一副女扮男装,端的是威风凛凛,令后世称道。不过纵然是撑起半边天,在传统文化语境的解读中,女性的身份定位依然难以超出男权社会这个话语体系的范畴,直到女汉子出现为止。

几乎是一夜之间,我们的身边突然多出了好多女汉子。她们外有女儿身,内有爷们心。看上去弱不禁风,干起活来与男人难分高下。女汉子们如同一个新奇的物种,从女人堆里冒出,又介入到男人的传统优势领域。她们兼有女性的温柔、谦逊和善良,又不乏男性的刚强、果敢和大气。她们颠覆了“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传统,她们让生活互助小组变得没有意义。

且慢夸赞,女汉子们要哭了:若非情势所迫,谁稀罕如此?在这个日趋平等的两性社会里,男性精神的日渐式微和担当精神的缺失将越来越多的社会与家庭责任推向了女性。在这个时代里,雄性精神的日趋荒漠化在不知不觉中将一部分女性推上了男人的位置,于是她们不得不让自己看上去更像一个汉子。正因为如此,女汉子现象也催

人深思:女汉子的出现究竟是时代的必然选择还是历史轨迹的一个小小分叉?当漫长的男权社会遭遇危机时,我们是该奋力地“拯救”,还是坦然地接受?因此,我们要把女汉子列为标本,透过她们来重新审视这个时代的两性定位。

真假女汉子诊断书

在这个网络名词烂大街的时代,女汉子其实早已让无数网民耳熟能详,烂熟于心了,但绝大多数人都难以对它有个准确清晰的定义。那什么是女汉子?在正式定义前,我们首先请诸位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具备以下行为:

矿泉水瓶拧不开,会使劲而不是求助他人;天气好热,在家里直接“裸奔”;这个月大姨妈又没准时来,不禁感慨做女人好麻烦;卧槽,团购又有折扣了,上网时一不小心就会爆粗口;饮水机没水了,自己拎桶换;今晚团战啊,撸啊撸走起,跟着一群汉子打英雄联盟;时间太晚了,不洗脸了,睡觉!即便是夏天,即便是没有空调,也要吃火锅;薯片吃到底了,一口气把剩下的渣渣全部倒进嘴里;化妆太麻烦,自拍真矫情……

如果以上行为你满足三个,那么恭喜你,你就是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女汉子。

事实上女汉子的称谓早已有之,随着女性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广泛的参与度和愈来愈重要的存在意义,我们的女性朋友已经不再仅仅是撑起半边天,她们开始从传统女性领域中挣脱出来,不断渗入到

男性主导的行业之中,并做得风生水起,女司机、女经理、女医生、女总统,这种大有“全面抢班夺权”的架势让男权主义者不禁惊呼:女汉子们来了!

女汉子的正式命名要归功于主持人李艾在微博上发起的“女汉子自我修养”运动。这场运动明确将不会撒娇、性格大大咧咧、不会化妆、异性缘好、出口成脏、手大脚大力气大、游戏智商甚高的女性归类为女汉子。当然,为了严格区分女汉子 and 一般软妹子,该运动特别注明:女汉子一般没有男朋友。

由于女汉子作为一种新物种出现在人类世界,所以有人把女汉子归类为除男人女人之外的第三类人群,为此,好事者还专门为女汉子们取了一个生动形象的英文名:wo+man。顾名思义,就是把女人的英文 woman 拆解成 wo+man,一言以蔽之:从外形和生理构造上女汉子具备 woman 的特征,但一条横杠则暗示女汉子还具有 man 的特点。这一下子就让人凌乱了。身为女儿身,心有男儿心,这不性别错乱了?似乎这样解释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就像一个外来物种在新的栖息环境下会发生变异一样,女汉子本身也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变异体。

从传统角度来看,出父家,入夫家,相夫教子,温良淑德,这些个传统标签虽然已经不再能像裹小脚一样禁锢我们新时代的女性,但文化上的裹挟一样深深地烙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心理上。传统文化要求女性在父系氏族文化体系下扮演的

配角身份,本身就像行为法则一样对女性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指做出了明确的规范。温柔、善良、纯粹、谦恭甚至必要的示弱都让传统印象中的女性挂上“低眉顺眼”的标签,否则你就是一种异类。

可偏偏这种异类就出现了。如前文所说,新时代的女性在获得与男性同等的参与机会后,明显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架势,你看看课堂上,成绩好的女孩子一把又一把,再看看办公室里,彪悍的工作狂女汉子更是一波接一波。这仿佛打开了一个禁锢,让所有人在破除性别差异的前提下平等竞争,谁也不指望谁,谁也不靠着谁,凭个人实力,一下子女人们表现得相当抢眼。

于是,新时代女性标准出来了: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写得了代码,查得出异常,杀得了木马,翻得了围墙,开得起好车,买得起新房,斗得过小三,打得过流氓。嘿,这下子,请问还要男人干吗?再于是,女汉子就诞生了。

伪女汉子滚粗

可是,你真的是一个合格的女汉子吗?

问这个问题是因为女汉子不是你想想就能当的。就像并非不少女生所想象那样,所谓女神,就是来个lomo 相机咔嚓咔嚓,然后滤镜过一遍,配上一段不对题的文字,就可以引来无数男粉丝的围观和点赞。女汉子也绝非那么肤浅的表现就可以混成的,女汉子也需要养成计划。而在养成之前,我们首先要辨别一下

伪女汉子。

回到我们前文提到几个外向特征标准。说起这些个标准,不仅是软妹子们,连汉子们都忍不住要吐槽:矿泉水瓶盖拧不开,自己搁那儿拼命较劲——你到底是喝水还是专业拧瓶盖的;天气好热,在家直接裸奔——你就不怕被对面阳台的猥琐男拍下春光照么;每个月都要来大姨妈,好烦——据说来大姨妈是上帝给予每个女人变漂亮的机会,这样的想法还真是无知;卧槽,一上网就忍不住爆粗口——你可以不发嗲,但不代表你可以随便飙脏话,这是教养问题;时间太晚,不洗脸了,睡觉——现在你不要脸,将来脸不要你;化妆太麻烦,自拍真矫情——难怪台湾那个谁说了,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

这个所谓普罗大众的标准还真是够损的,与其说是女汉子标准指南,不如说是女屌丝的自我修养。如果一个人把爆粗、不讲卫生、不爱整洁、不知爱惜自我当一种自我标榜的由头,那可真是对女汉子这个词的污蔑。换句话来讲,女汉子的鉴别讨论是有前提的:首先你得像个文明人,哪怕这个时代已经有太多不文明的行为存在,但这都不该成为你“久而不闻其臭”的借口。

读书的时候,经常可以听到或是看到让老师和家长头大不已的女同学,她们走非主流路线,她们抽烟,逃课,不爱整洁,她们欺负其他女同学甚至男同学,她们是学校里的大姐头,是那个时代独一无二的女汉子。然而,没有人喜欢她们,因为她们的离经叛道所创造的存在感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的。幸好,这些女汉子中的不少人在多年后,开始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变得明媚动人,变得知书达理。而说起这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说:当时还小,不懂事罢了。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8.第一次登上舞台演出

艺人们就说:“你不同意,就去找一个来。”随便找一个,没那么容易;找不到,换戏码,观众又未必买账,两害相较取其轻,刘木初只得顺水推舟,同意让小喜子试试。

这是小喜子第一次登上舞台演出。虽是客串,她却很高兴。好比过去只看见猪跑,没有吃过猪肉,现在猪肉到嘴边了,虽然不是大块肉,小块也是肉,那个香啊,香到心里。何况,第一次上台,就和名角李玉花配戏,这是何等的荣耀。小喜子把握机会,演得极为认真。演出时,琴师定的弦很高,但她一点也不怕,照样唱,既不怯场,也没唱得“黄腔黄调”。唱完之后,艺人们夸奖她说:“呃,这小丫头真不简单!”她的舞台生涯,也就始于这次偶然的机会。

那是1933年冬,筱文艳时年十一岁。在民乐戏园初次登台,客串《李翠莲》里的“娃娃生”刘聚宝。

凡事开头难,有了一就有二。从此之后,她就经常上台跑龙套,演丫环、青袍(女兵)、宫女,学演开锣戏。不论什么班子来,不管唱什么行当,不管是文是武,只要缺人,她都能顶上。她觉得,扮丫环、演女兵也是种学戏的好办法。在台上,能冷静地观察主要演员怎么演怎么唱,看几遍也就学会了。有时同一出戏不同演员有不同的演法,也可以有个比较,加以消化后变成自己的艺术养分。筱文艳后来常说:“不要看不起跑龙套,我就是跑龙套出身,就是唱下手唱出来的。”

不过,小喜子虽然已涉足舞台,但在刘家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名义上的养女,实际上的丫头,仍旧住铁皮小屋,依然不能上饭桌,还是吃剩饭剩菜,照样一条棉被过个冬,每天的劳作也不减少,扫地、洗衣、倒痰盂、擦红木床。演戏只是她的“副业”。不过她心里踏实不少,精神头也焕发了许多。只要东方一吐白,她就从床上跃起,先跑到刘家,把该做的活利落落地做完,然后到舞台上去练功。练功没



人教,先看艺人们怎么练,她再依葫芦画瓢——搁腿、下腰,“乌龙绞柱”、“扑虎”。碰到喜欢她的艺人,有时也会给她指点指点。她有一股蛮劲,不怕吃苦。其实,练每一样功夫都有过门的槛,掌握了则事半功倍,还不容易受伤;掌握不好,断了胳膊折了手的也经常有。

小喜子只靠模仿,不知道窍门,掌握不了分寸,力气用得格外大,苦头也吃得特别多。有一次她练“扑虎”,跳起来向前扑下,下巴、鼻子都摔破了,鲜血直流。一个艺人看到后同情她,就一边示范,一边把要领讲给她听。她学戏学到走火入魔的地步,睡觉时依然满脑子都是戏。为此还闹过一个笑话,半夜里她从床上爬起来,又是演,又是翻跟头,从自己屋里翻到阳台上,从阳台上翻到别人屋里,居然到了保姆的床上。保姆正在和一个木匠谈恋爱,以为她鬼神附体了,“扑通”一声跪下来,求她不要讲出去。其实,小喜子什么也不知道,只是由于思想太过集中,恰如梦游罢了。

因为她时时刻刻想着戏,走路也比比划划,别人看她神情叨叨的,就叫她“小神经”。有人作弄她,对她说:“你想学戏,就要拜老师;拜老师神,就要吃香火,这样才能学得,学得好。”“老师神”就是唐明皇;相传唐明皇是百戏之祖,所以后台都有老师神的牌位,焚香供奉。筱文艳听了后,果真抓了一把香灰,恭恭敬敬吞下肚。这虽有点傻,但她学戏的热诚由此可见一斑。

小喜子没有三跪九叩拜过师傅。于是,有些人骂她是“无师之徒”,意思是不正宗,是“野路子”。有些艺人和小喜子投缘,同情她,怜悯她;有些艺人看到她勤奋好学悟性高;有些艺人看到她热情诚恳懂礼数;当然也有艺人看在刘木初的面子上,毕竟她还戴着老板“养女”的帽子,反正有人愿意教她了。于是这个“无师之徒”,把人人都当成师傅,只要你肯教,我就学,她既没有门户之见,也没有“隔行如隔山”的概念,她记住老艺人说的——艺不压人。

民乐戏园常年有许多戏班来演出,除了淮剧之外,还有京剧、徽剧、梆子、昆曲、杂技。不同的演员,也有不同的演唱风格,或者说流派。

13.我是个日本人

各怀心事的两个男人,终于喝开了。这阳姜米酒,是附近农家用上好糯米酿制,甜中略带清酸,醇厚而爽口,但后劲大,一般人喝到第二碗,便会晕乎乎,若饮第三碗,酒量小的则软绵绵地,不知不觉被放倒了。喝到第三碗的时候,袁朴生脸色渐渐发青;而古子樱已经汗流如注。

袁朴生突然听到古子樱嘴里发出一阵语速极快的咕噜声。他奇怪地问:你说的话什么?古子樱站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有湿湿的泪光。他走到窗边,推开雕花的木窗,对着窗下那条闪烁着幽蓝黝光的蠡河,突然放声大哭起来。袁朴生最先的判断,是古子樱喝醉了。这个从不肯喝酒的徒弟终于为他一醉,他的心情反而好了一点。但是,古子樱接下来说出的一句话,让以后的一切都改变了。

师傅,我是个日本人!古子樱的眼睛血红血红的。袁朴生哈哈大笑,说:子樱啊,不喝了不喝了啊,回去睡觉吧!古子樱推开他,粗声粗气地说:师傅,我真的是日本人!我的日本名字叫三岛雄夫。我是三岛家族的男子汉,我的家在日本常滑……你真的是……东洋人?古子樱又咕咕咕噜地说着什么,后来索性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了。袁朴生这才恍然大悟,古子樱叽里呱啦说的是日本话。在袁朴生早年的上海记忆里,他倒是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在古玩行里学手艺,他还接待过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他的上海老板,总是鄙夷地称那些身着宽大和服、留小胡子的日本古董商人是“东洋赤佬”。有一次,袁朴生和一个名叫余文阁的古玩行朋友,去一个名叫黑田森洋的日本会馆送货,正赶上是一群日本人在那里聚会,他们吃生鱼片、喝清酒,日本女子还跳木屐舞,给袁朴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个日本人,大老远的到古蜀街来干吗?袁朴生对此大惑不解。

过了很久,古子樱的酒性终于退了些,说话的语气显得平和多了。在他此后的叙述里,袁朴生得知,古子樱的老家,一个被叫做常滑的地方,坐落在名古屋附近,那里是日本最有名的陶瓷产区。古子樱的祖先都是吃陶瓷饭的。古代日本号称有六大古窑,其中“常滑烧”最为古老。

你们那里,也做茶壶吗?袁朴生好奇地问。古子樱摇摇头,说:弟子的家乡,主要做些盆、罐、碟、瓶之类的日用陶瓷品。为什么不做茶壶呢?古子樱两手一摊,说:非常抱歉,弟子家乡常滑在日本的关西,那个地方不产茶叶,我们平时喝的茶叫抹茶,那种茶饼是放在火上煎煮的。煮茶的器具,就跟你们这里煎中药的罐子差不多。听到这里,袁朴生差点笑出声来。

可是后来,我们已经制作出了一种非常珍贵的玉露茶了!古子樱郑重地说道,在全日本,只有皇室贵族,还有那些大人物,才有可能享用它。可是我们没有冲泡玉露茶的茶壶。我们的陶瓷,一直还保持着原始的泥条成型方法,按这样的方法,要做出一把漂亮且实用的茶壶,是不可能的。

袁朴生说:所以,你就跑到大清国来了!古子樱点头道:师傅说的是。袁朴生呵呵地笑了,心想,你那小日本,历史上不就是我们大清国的跟屁虫吗?古子樱说:作为三岛家族的长子,虽然从小我就对陶瓷很感兴趣,但长大后我却选择了医学。而当我成为一名成熟的医生后,我的心里却还是一直迷在陶瓷上。我爷爷的收藏品里,有一把古老的紫砂茶壶,那简直是一件神器,我小的时候,就知道一个中国人的名字……

谁?时大彬。你?你们?居然有时大彬的茶壶?袁朴生显然吃惊不小。为什么不可以呢?真正的艺术是没有国界的。那把时大彬的茶壶,等于是我爷爷的生命。别人是碰不得的。当我知道了这把茶壶来自中国,我就下决心,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中国看看。

为什么你会对一把小小的茶壶感兴趣?袁朴生不解地问。师傅!茶壶可不小啊。在弟子看来,它就是清国人的表情,太丰富了!它还是清国人的生活习惯,当然,其中还有清国人的文化血脉。作为一个日本人,要真正懂一把壶,太难了!既然你们把茶壶看得那么珍贵,为什么你们不想办法造壶呢?袁朴生的口气,不知不觉有些矜持起来。古子樱结结巴巴地说:师傅,弟子老家还没有造壶的技术,我们的陶瓷,一直还保持着原始的泥条成型方法,要做出一把漂亮且实用的茶壶,用这样的方法是不可可能的。

国壶

徐风

